

明季南畧

卷五卷六



10478

明季南畧卷之五

南都公檄

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府尹劉士禎鴻臚寺卿朱之臣太常寺寺丞姚思孝吏科給事中李沾戶科給事中羅萬象河南道御史郭維經山東道御史陳良弼廣東明季南畧卷之五

一

道御史周元泰山西道御史米壽圖陝西道御史加陞一級王孫蕃四川道御史朱國昌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朔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廟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庥託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隲其言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絀武功遺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實亂而常山離陽之事著靖康廢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

愿從上作費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良獸之峰而  
並厲。義風烈烈撥霓裳之奏以爭鳴。況休命薦于上  
天明。德光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凶氛。二祖之  
廓清。號同盛古。治從寬簡。畧朝之熙洽。象擬華胥。迺  
至今土。特典宏謨。益備孝廟之温恭。儼在世祖之祖  
武。重光常冲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宮府于召對而  
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冠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  
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  
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頌。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一

脩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  
而忘己之瘦。蠲逋宥罪。不難以一人之過。以就臣之  
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  
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  
心。而報主下之自失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  
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  
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  
爾。賢者亦并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  
已成于養癰。局尙可爲涉必。窮于滅頂。悲夫。悲夫。邊

塵未殄。寇讎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迺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雷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總。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瘡。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玉。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貲起。或韜略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珎國士。橐爲里雄。合無各行壯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三

謀。各團義旅。仗不需于武庫。糗無壅于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脯。此則萬代之所瞻仰。雖九廟亦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于卽我。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討。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攸殊。然使平準法行。卽楊翟之雄。豈得舉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土

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種多筭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其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撥諸恤綽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尙有崇韜。出塞本微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筭。始賊之巧。干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墾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率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監門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害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若一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寬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于卽死。實切執爰之願。輒通托鉢之呼。人埋

尙存。我求必應。如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  
停。則壽雲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迴  
指之旗。封章尙達于北辰。奮筆敢駕于南史。是爲過  
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  
天。搥心灑血之至。

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龍主事雷演祚移檄遠近

浙江台紹道傅雲龍與台州知州關繼緒通判

楊體元并推官張明弼知縣宋騰熊在籍陳函

煇等亦誓師臨川曾益吳郡諸生王聖風徐珩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五

等各有檄文

臨海有朱煇討賊檄

嗚呼故老陳函經之變。禾黍傷心。曹天同不共之仇。  
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寇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馬。  
錢塘怒擊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  
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  
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  
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曆。迨我皇上崇  
禎御宇。十有七年于茲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

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卽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猷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謂國賊。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籬籬破壞。大將軍竟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耻。徒死明季南畧。卷之五。六。卽係忠臣。此則規運。眞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猶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九內鳩先進毒。鳳旣斬于京口。剖尸之僂安。逃景亦斃于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况漢德猶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僂臣于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秭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斑舞馬猶嘶玉陛之魂。

刑具鬚眉。丘明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  
能安。務神國耻。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鞀。齒齒穿斷。  
聲斷五更鼓角。共酒申包骨之淚。誓焚百里視之舟。  
所辛澤網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禹。拔輿漢  
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成尊。正朔于  
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各請敵王所讎。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  
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  
渠魁。斑馬叶乎北風。旂常紀于南極。以赤手而扶神

明李商隱

卷之五

七

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壽。君不我負。一洗穰槍  
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  
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

陳壁論賊必滅有八

兵部司務陳壁奏曰。聞逆據秦越。晉破都逼帝。望風  
訛傳者。非謂其智深勇沈。將卒超越。必謂其假仁仗  
義。百姓樂歸。以臣所都闔賊所爲。并賊將賊兵之情  
形。決之賊之必滅。斷斷無疑也。滅之來也。所過郡縣  
絕無戰功。惟用好細廣布流言。輒云大兵百萬。戰將

千員。賊者秋毫無犯。逆者屠戮全城。致荒殘愚民。被其煽惑。或望風逃竄。或俛首迎降。賊未至境。城市一空。及賊壓境。奸淫擄掠。殆無類。民恨其詐。更受其酷。心切同仇。知其必滅者一也。逆賊進京。毫無大志。止張偽示。釣通長班。抄沒勛戚。鎖押百官。追銀兩。或子金。或萬金。晝夜夾打。慘酷萬狀。文官有銀者不問才品。止看肥長。仍舊收用。流毒如此。用人如此。知其必滅者二也。賊兵沿門擄掠。搶財物。淫婦女。反復殆盡。仍各移據一家。責供狼餐。道路行人。短褐荷完。卽明季南畧。卷之五。八。

縛拷夾滿城百姓。如在湯火。片刻難存。知其必滅者三也。賊將所號頭目。數人各相雄長。目無賊主。闖逆屢欲僭位。其下每相對偶語云。以响馬拜响馬。誰甘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殺來天下。不是他的本事。時聚族殿上。譁浪笑傲。穢褻不堪。知其必滅者四也。逆賊所追官民財物。下將十取二三。以解上將。上將又十取二三。以解闕道。又有此將押追。彼將擄奪。吏政選。用將府拘囚。上下爭利。文武爭權。知其必滅者五也。賊兵擄括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五百。

金人人有富足何珥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臨敵必至怯亡平日漸將潰散知其必滅者六也燕京所積米麥有限今賊兵人馬作踐指力必盡東百絕運西北奇荒破城不滿廿日米價已騰貴三倍嗷嗷怨恨半年之內燕京內外必至絕粒知其必滅者七也賊來道經西魯與之市馬仍奪其金西人痛恨鈎連清兵同總兵吳三桂連兵入討賊出兵一萬一陣盡沒僅存七人賊又陸續發兵兵衆怨嘆闖逆不及篡位

四月十二日親統賊兵應敵若四方義兵與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九

隔兵首尾夾擊知其必滅者八也更以逆賊所據之勢言之其所據北直陳西山西河南諸處土地雖廣荒蕪不治人民鮮少饑困難主財賄無所出稅賦無所收此賊勢之必窮于內者矣且逆賊三面距魯魯知逆賊劫聚甚多無一日忘賊之心賊若南下魯必出大眾以搗其巢賊若守邊我又可出銳師擊其後賊若分頭應敵則兵餉單匱北制南誣又賊勢之必窮于外者矣此皆臣身親自擊毘段實境實情夫賊虜如此賊勢如彼殄滅可期恢復可奉也

論列賊之情勢無一語不確雖托空言要皆實  
事。故錄而存之。

張獻忠雜志

甲申六月初一日左良玉陳恢復多城疏曰臣于去年八月初復武昌旋以汪省爲憂約彼撫拔備糧擬卽發兵往護而撫按二臣嚴文力拒臣兵不使得前賊因入袁州禍中江西非臣之過也臣隨選副將吳學禮于十月十三日恢復厲城因糧絕兵回追賊復返臣乃遣馬進忠統騎兵陸走江西十一月二十七  
明季南畧 卷之五 十

日再復袁州而江省會無顆粒寸草以勞軍也又于

本月十三日恢復平鄉十二月初二日恢復萬載初

五日恢復湖廣澧陵二十上日恢復長沙湘潭湘陰

湖南一帶城池獲各城僞守等官君蘇民等現在九江

營監禁遣副將馬士秀等統步兵由水趨湖廣因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恢復臨湘卽于本月有恢復岳

州之大捷又于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恢復監利二十

二日恢復石首二月十一日恢復公安先是臣又調

副將惠登相率兵由均東下會師於十七年正月二

擁尸塞流蜀王撫按總領三句俱無下落而李賊又于七月招安保寧土民枚順川北無兵胆氣已爲挫黃折盡自涪渝繼陷各兵死手放歸見者寒心二十日川督王應熊上言重慶成都二府凡川民鬪骨吸髓所供殆七八十萬悉爲賊有

李自成雜志

甲申七月十三日李賊出關道雒陽攻密縣李際遇小寨十八日偽順行牌至東昌云發兵三十萬由曹縣至金鄉繳十九日參將夏有光報探至臺見莊知明季南畧卷之五

卷之五

闖賊見在平陽整兵太原潞安鄉紳富戶盡徙西安二十日李賊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舊兵部職方主事郭獻可微服村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朝臣斬之遺聞作郭獻可八月二十八日蕪湖主事陳道暉奏權開銀被賊入皆掠盡十月二十一日李賊出潼關三營向歸德三營上榕州二營踞郊縣十二月初六日陳潛夫報李賊下河南

偽官

甲甲六月初七日原任河南勅農兵部尚書丁啟睿

層之一城老幼無孑遺者取壯丁去耳鼻兩管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府鄉紳封籬以待則秋毫無犯矣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巡撫陳士奇時交代未至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瑞王遊難在淪閩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勅獎之八月初五日獻忠圍成都初九日獻忠陷成都蜀王闔宮遭害撫臣龍文光暨道府皆死王十日貴撫范鏞奏蜀定捐賑九月十四日御史徐養心言闖賊使孟長庚築江陵城逆獻復有明季南畧

卷之五

十一

既荆州之概萬一順流而東潯陽蕪湖單弱樞輔尙屬築舍不幾以金陵爲孤注耶總督死者止熊文燦耳其地一味欺飾失律之罪爲何十二月十九日四川僉事張一甲言川事次裂之甚東則張賊直衝夔門由忠萬而上勢如破竹北則李賊漸逼閬中廣元昭化以南久已降賊通巴一帶日爲搖蕩土賊西掠六月二十一日張賊陷重慶瑞王遇害舊撫陳士奇拷死將弁傷殲兵民斫去一手者萬計八月初五日張賊圍省城初九日大砲崩城官兵盡潰士民慘死

十四日同副將毛顯文恢復惠安。又于二十六日乘勝直搗隨州。未滿三月恢復府州縣一十四處。唐文捷功。俱經臣與監軍職方司主事李猶龍先後馳報。近檄袁岳水陸兵馬合進追賊。而逆獻始踉蹌竄蜀。江右湖南盡爲甯宇。今圖乘隙進復陵寢。方愜臣之本願。江督呂大器駐兵江西省城。從不出一步。乃有悞復吉安之報。顧不思獻賊未到吉安何事恢復。反疏左兵無心勦賊。皆足爲地方之患等語。

湘按黃澍疏曰。正月初三日據鄖標右營副將賈一明季甫畧卷之五

十一

選塘報獻逆于十二月十五日自荆河口搭浮橋渡河。十二月二十四日入荆刑城。及老狃狃合營。先是荆爲闖逆却賊任孟二賊所據。老狃狃曾與之爭。自獻逆渡河。而任孟齊遁。爲分爲合。似未可知。

獻狃在荆襄闖逆據承德。華中入川入豫要路。我往則寸寸皆所。彼來則處處皆通。今我取得前者。惟青徐一綫。寧歸數武而已。

六月十三日張獻忠陷涪州。再陷瀘州。二十二日獻忠僱佛圖關。遂圍重慶。四日城中力不支。乃破獻忠。

李弟啟光分守睢陽。命副將盛時隆、申吉、白維屏、遊擊黃承國、都司李定國、馬國貞等密會歸德知府桑開第、舉人丁魁、南郭曠、余正紳等討擒各縣偽官。俱于五月十六日一齊擒拿。獲得歸德府偽登河同知陳奇商、邱偽知縣賈士俊、父子僕三人、柘城偽知縣郭經邦、鹿邑偽知縣孫澄、寶陵偽知縣許承廕、考城偽知縣范倩、夏邑偽知縣肖國備。併各偽契一類。今將所獲各賊解京。郭經邦以天暑病死。昇屍桶口俟驗時。濟寧都司季允和殺偽官劉濬尹、宗衡、張問行。

明季南墓

卷之五

十四

傅龍等九人囚原任充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又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素勇、李建知、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符、青州府銜審率、諸生驅殺偽官。請徒內地。四川巡按御史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騰等改潛夫江西道御史。巡按河而訟。睿以原官爲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勅之渤。下部紀錄。初十日。馬士英疏曰。爲請申大逆之誅。以洩神人之憤事。縉紳之貪穢。無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極結黨行私。招權納賄。以致國事敗壞。馮及宗社。闕

賊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賊者強半。侍從之班。皆  
華之選。妻號正人。君子之流。皆稽首賊廷。如科臣光  
時亨。力阻南遷之議。而身先迎賊。冀鼎鑿降賊。後每  
見人則曰。我本要死。小妾不肯。其他逆臣。不可枚舉。  
臺省不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  
者。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復上書勸賊。早定江南。  
又差人寄其子。稱賊爲新主。盛誇其英武。仁明。及恩  
過之隆。以搖惑東南親友。見者無不憤恨。不立毀  
其家。昨臣病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聯云。

明季南畧

卷之五

十五

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懃德。又聞其過先帝  
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下馬。臣聞之不勝髮指。其  
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魏忠賢門下走狗。本犯又爲  
罵賊之臣。梟獍萃于一門。逆惡種子前世。臣按律謀  
危社稷。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爲臣  
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銓。尙厠衣冠之列。其親堂前周  
鏞。儼然寅清之署。均當連坐。以清逆黨。伏乞皇上大  
奮乾斷。勅下法司。先將本犯家屬。並周鏞。周銓等。嚴  
行提問。依律正法。其餘從賊。亦免諸臣分別定罪。庶

國法伸而人心傲于斯政不無小補矣十二日通政使劉士楨請令北面大小文武職官俱著歸原籍靜聽朝廷處分不得毅然奏辨上從之十五日敕東省擒殺偽官功以李元和爲百七月初二日令敘山東擒偽功初八日諭北京從逆諸臣做六等定罪二十五日劉孔昭薦錢位坤言位坤曾經吳三桂收用忠實可信長安所刻國變榜爲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龔彛受屈請亟收用位坤八月初三日原存出平撫何謙自北逃歸初四日未國昌言往者賊入都城自關

明季南畧

卷之五

十六

部以至庶僚有一不青衣小帽卽百賊廷者乎至賊衆已去又思藏頭換面駕言不屈潛蹤覓線豈燃死灰知梁兆陽何瑞徵等萬口唾罵至若劉大鞏等耻心蕩然嘗與周鍾輩並行正法者也初八日諭刑部所擬從逆之臣如領兵獻策卽在庶僚豈可未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堂科道翰林受賊僞令豈可止于二綵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于流獻女獻婢豈止于徒諸臣負恩辱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初九日逮故大同知府張璘然戶侍

郎黨崇雅祭酒薛所蘊二十日僞太常丞項煜逮到  
二十七日御史王孫蕃方以智自虧臣節復撰僞書  
以亂是非命逮以智九月初一日下部議王先通恤  
褒先通非王守仁後人冒襲降賊勸進爲賊聲罪所  
誅十六日浙撫任天成劾浙屬鄉宦金汝礪繆沅身  
污僞命張璘然方允昌爲賊親任一歸一未歸李綱  
徐家林俱受僞職庶吉士魯口王自超吳爾壘魏學  
濂爲賊所畱止學濂痛憤自縊諸人猶戀身家臣謹  
安容十八日田仰拿解光時亨至二十一日高傑爲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七

匍匐南歸之臣請從末減十月初五日降賊故尙書  
張縉彥自言在河北收義勇誅僞官大學士王鏗保  
之命以原官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文武委用給  
空名札二百十二日御史胡時亨言近來章奏文武  
陞授皆出勲臣之口至從逆僞官借口軍前蒙面求  
進武臣不效命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  
之肘乎又言黃國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然黃則僞  
吏部掌硃封者施則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之  
器願自賂十金造者此何人而辱班行乎十五日兵

科王口奏李祖述朱元臣偷生負主有愧諸勛下節  
議十九日。諭兵部臨淮侯李祖述奉命守門城陷君  
亾偷生南竄。該部嚴議命北歸庶吉士史可程督輔  
私寓候議。劉澤清招禁南船爲水營薦黃國琦爲監  
軍。二十日史可法薦北歸諭德衛允文兼兵科。命監  
高傑軍。十一月初五日丁啟睿丁魁楚合奏有僞侍  
郎金之俊保舉二人僞撫遣人持檄文至爲劉良佐  
所獲。二丁合辭待罪。二十五日御史沈宸銓劾張縉  
彥王永吉何謙。邱祖德黃希憲督化龍命縉彥永吉  
明季南畧 卷之五 六

勿問。何謙等法司提究。二十七日劉澤清薦時敏海  
外興屯令蘇京駐廟灣防海。十二月初五日春坊韓  
四維自言未經賊辱棄家南奔。令復官。四維實願施  
銀一萬求賊司業而賊降爲修撰者十一日。光時亨  
辨罪不允。二十日受僞命李逢甲賂太僕少卿。二十  
一日劉澤清薦受僞命時敏仍以兵科開屯大瞿山。  
刑部尙書解學龍請寬貶節偷生諸臣如何瑞徵張  
若麒楊觀光黨崇雅熊文舉。二十二入應候三年定  
奪。二十三日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一等應磔

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  
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  
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宋學顯沈文然等  
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  
益等二十八人保國公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  
御史張孫振亦言從逆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  
操此三尺推諉半年八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棄之  
而來非棄賊而來解學龍賣法舞文乞勅公鞫革學  
龍職以高倬爲刑部尙書乙酉正月初十日韓四維  
明季南畧卷之五

九

逃歸託言前使岷府不污賊塵上謂遣封在四月中  
可未及受事何得欺飾姑著調用工科錢口奏科場  
大開賄賂何瑞徵項煜公然市買二十三日蘇松按  
周元泰奏楊枝起宋學顯楊汝成宋之繩曹谷朱積  
翁元益旣受僞官豈容俸漏令法司提問

誅周鍾等

四月初九辛酉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愨又殺原任  
武德道僉事雷演祚禮部主事周鏞鏞與鍾從兄弟  
也負時譽與阮大鍼有隙士英泰鍾從逆謂鏞當坐

照磨張明弼奏鑣險惡朱統鑣撫鑣他事論劾提問  
演祚亦與大鉞有怨劉澤清疏攻呂大器及演祚大  
鉞復奏演祚不忠不孝吏科林有本繼之有旨從逆  
各犯及演祚二案著法司速行訊結光時亨者與李  
明睿不同聲氣阻駕南遷者故與四人同死

周鍾迺居嘉興項仲展家時遣無錫武舉鄒浩  
之往逮鍾見鄒謂之曰汝非有年誼乎鄒曰然  
因僞云老年翁此去亦不去不去晚生妻子已  
下獄矣鍾與千金鄒不受鍾曰去終是死亦避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二十

不得矣遂行至南京殺于大中橋臨刑謂衆曰  
今殺我天下遂太平乎時年四十四萬曆壬寅  
生也

邊鎮諸將

甲申六月十三日己巳以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先  
是江北諸鎮兵不敢耽耽思渡志葵時爲游擊隨撫  
臣鄭瑄鎮京口志葵悉心守禦之晝夜靡懈江上以  
安故有是擢十八日甲戌劉澤清請誅呂大器指其  
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比皆演祚謂演祚爲吳姓走

狗殺周延儒以媚東林澤清又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逃撫郭景昌王永吉十一日丁丑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給以空札一百時光遠已降賊矣十三日己卯濟寧回子兵朱繼宗尙殺所署副將楊朴一家而自爲總兵與李元和其事十八日甲申北將于永綬等領馬兵千人駐札鎮江浙江都司賈之奎領步兵至止其地及京口營兵與各路零卒分札西門外與教場等處類聚繁雜平日與市舖交易未免爭較錙銖遂各懷嫌忿復因馬兵以賤值攫小兒瓜相持不讓兵傷兒額道路不平攢毆之縛而擲之江馬兵攘臂欲得首事者甘心焉問之則浙兵居多深以爲恨呼黨攻鬪忿然馳馬來路過浙營守備李大開呵之不下大開怒抽矢射之中數人馬兵謂浙營兵將皆欺我羣起攻殺大開中矢傷重卽斃時浙兵于道上有竄隱民家者馬兵借端揅索恣其淫掠焚東門外民居數十里馬兵有去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仇殺不能幾成大亂邗撫軍環甲馳往彈壓地方以安而馬兵旋爲史閣

部調去儀。復安插其事。得解事。問上以于永綬等四將馳千餘兵。紀律不彰。仇殺駭聽。宜速處其首釁者。令趙史可法軍前核治。可法下令總鎮官處分。起事兵丁一二名而已。其後兵將調集。悉聽本處撫臣節制。著爲令。命總兵黃晟卿防禦京口。邱磊鎮守山東。七月初三日戊子。命四鎮各率兵由六合馳赴督輔。調用皆不奉詔。初五日庚寅。祁彪佳黃斌卿總兵鎮江。命金聲桓駐防淮揚。初六日辛卯。張鳳翔手書移邱磊言北兵甚迫。義不可往。已率義勇鄉紳離東昌。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三

而來。初九日。加李際遇劉洪起總兵防禦河南。初十日。定京營之制。悉照北京命。以杜宏域揚御蕃牟文綬補三大營各總兵。各統一營。至五營。卞啟光寶國寧胡文若補三大營各總兵。各統六營。至十營。詹世勳等各補正副號。順先是牟文綬協防鳳陵。見賊勢縱橫。捐貲募練義勇數千。以資戰守。至是有京營之命。卽與劉良佐議。原兵願畱者。不願畱者。各聽自便。於是不願畱者。卽令原領兵官。王先聲袁大仁等統率并騎甲器砲。俱赴劉鎮。交付外。其餘挈妻子先

南走期以隨綬暫駐江浦四千餘人兵將不忍相離  
綬奏該督神機巡邏二營名雖一萬六千實不及一  
半倘隸此四千人于二營可壯京營守禦上下其章  
于所司詔各鎮舉用大帥劉澤薦水陸大將馬化豹  
栢永祿俱聽史可法題用疏入上嘉其得體故有是  
命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先攜三萬金備餉二十六日  
杜文煥提督巡捕營八月初二日丁巳蘇撫祁彪佳  
言鎮臣黃斌卿躬提一旅至京口正值亂兵肆劫纔  
得佈置鄭鴻逵欲以上江調換他處那借之錢糧如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三

何銷算初七日命左良玉開藩武昌左夢庚惠登相  
董都督僉事初九日甲子王慮傑開藩遵義十五日  
劉良玉移鎮壽春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  
造船二十八日劉澤清上言進取之計募數十萬之  
兵儲數十萬之餉備十餘萬之馬匹器械須整頓一  
二年乃可渡河今惟恐姜曰廣劉宗周不得黨勝爲  
快快臣不能隨輔臣急于一渡也今已入臨清會兵  
南下賊已道維陽攻密縣如此光景寇不至江清  
不至河不止也二十九日甲申封福建總兵鄭芝龍

南安伯云都司同知陳謙奉命往閩請乞召對而陳軍政機宜并所臣工盡滌積習忘爾我門戶之私文武協和中外交應以贊中興之業謙鎮粵時曾與鄭芝龍盟于羊城矢心報國近因寇患陳追勸三策鄙議謂其切于時務可佐前籌且與閩帥交善令齎勅諭金帛往閩獎賚芝龍兼調其兵六千人防即與鄭鴻逵統領共兄一萬之數俟謙差旋淮浦以旌賢勞

顧錫疇請謚

甲申七月初八日禮部尙書顧錫疇疏稱文震孟正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五

性直節望重朝野當熹廟初勤政講學一疏直視逆璫之魄以致削奪幾陷危禍後蒙先帝賜環勞深講幄特荷拔置政府竟爲同列溫體仁所抑速去未至大用賚志以歿奉先帝贈恤之旨而美謚未膺公論惋惜羅喻義正氣孤標著述多先儒所未發之旨爲南大司成擒倡建逆璫之祠者置之法風毅肅然後以日講不附會溫體仁進呈講章遂致告朝野重之姚希孟學問志行淵純剛果少以風節自勵一人仕遂遂爲小人側目璫禍幸畱碩果後直先帝講幄最

久啟沃功深。又爲體仁所不容。抑鬱以死。先帝恤之。已有贈諡。而謚典未舉。呂維祺生平忠孝。捐助急公。雒陽陷日。烈列以死。全大臣不辱之節。已經贈恤。未與易名之典。四臣立朝殉難。本未近在數年內。人人能道之者也。乃應得謚恤。而久懸不補。則未免爲盛朝之缺事矣。并請削體仁濫邀非分之謚。以正褒誅。大義士以事關激勸從之。

遺問云。允顛錫疇議。削溫體仁文忠謚。尋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璟謚文瑞。賀逢聖謚文忠。

明季百畧

卷之五

三

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孟謚文肅。兵部尙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壽一謚忠愍。懋德謚尋奪之。

甲乙史載錫疇請謚。在六月初十日。十一日子。一璟逢聖謚。及六月二十七日。諭禮部溫體仁。貽毒深遠。著削去謚。以明公道。

北京殉難諸臣

九月初三日。戊子。賜北京殉難文臣二十一人。勲臣二人。戚臣一人。祭。羣壇。磨廟。謚有差。閣臣范景文謚。

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謚  
忠文兵部侍郎王家彥謚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謚  
忠貞右都御史施邦曜謚忠介大理寺卿凌義渠謚  
忠清太常少卿吳麟徵謚忠節左春坊庶子周鳳翔  
謚文節左諭德馬世奇謚文忠左中允劉理順謚文  
正檢討汪偉謚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謚節愍戶  
科給事中吳甘來謚忠節御史陳良謨謚恭愍御史  
陳純德謚恭節御史王章謚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謚  
忠節兵部郎中成德謚忠毅兵部主事金鉉謚忠節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五

觀政進士孟章明謚節愍惠安伯張慶臻謚忠武襄  
城伯李國棟謚貞武駙馬都尉肇永固謚貞愍立祠  
南京賜名旌忠又贈死節諸生許玟官翰林院五經  
博士從祀忠臣廟中

遺問云贈劉理順妻萬氏妻李氏成德母張氏淑人  
金鉉母章氏妻王氏汪偉妻耿氏恭人馬世奇妾朱  
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予勲戚新樂侯劉文炳謚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謚忠  
果太監王忝恩王之心謚忠愍李鳳翔謚恭壯鳳翔

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謚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謚忠壯總兵官吳襄謚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謚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米天顯各子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寺少卿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

甲乙史載王章汪偉謚在七月初一日張慶臻李國楨堃永固謚在九月十六日又十月初十日賜王承恩謚立祠以降賊死王之心等七人附祀各蔭錦衣官

明季百畧卷之五

七

開國諸臣謚

先後補子開國諸臣謚鄧國公馮國用謚武翼濟國公丁德興謚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謚武勇定遠侯王弼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謚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謚忠烈河間王俞廷玉謚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謚武愍口口侯茅成謚武烈濟陽侯丁普即謚武簡高陽郡侯韓成謚忠壯東邱郡侯花雲謚忠毅丹陽縣男孫炎謚忠愍當塗縣子王愷謚壯愍高陽郡侯許瑗謚忠節縉雲伯胡深謚襄節御史中丞章淦謚莊敏晉

府長史桂彥良謚敬裕詹事唐鏗謚敬安祭酒劉崧  
謚恭介東莞伯何真謚恭清平遙訓導葉居昇謚忠  
愍姑孰郡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謚文獻

甲乙史載丁德興馮國用廖永忠王弼耿文炳  
謚在七月二十五日傅友德馮勝章盜桂彥良謚  
在七月十九日唐鐸劉崧何真葉居昇謚在七  
月二十一日桑世傑俞廷玉汪輿祖茅成丁普  
郎韓成花雲謚在八月二十二日陶安詹同孫  
炎王愷許瑗胡深謚在九月十八日

明季南畧

卷之五

天

建文朝死難諸臣謚

補子建文朝死難諸臣謚文學博士方孝孺謚文正  
兵部尙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刑部侍郎張昂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中葉福俱謚節愍禮部尙  
書陳迪。御史大夫景清大理少卿胡閏俱謚忠烈兵  
部尙書鐵鉉謚忠襄脩撰王叔英謚文忠禮部侍郎  
黃觀謚文貞戶部侍郎章敬御史大夫練子寧俱謚  
忠貞衡府紀善周是脩按察使王良俱謚貞毅編修  
王良太常少卿廖昇俱謚文節刑部尙書畢昭左贊

善蓮樞俱諡剛烈都御史茅大方御史高翔教授陳  
思賢燕府伴讀俞逢辰俱諡忠愍給事黃鉞諡忠獻  
御史曾鳳詔參軍斷事高巍俱諡忠毅左拾遺戴德  
彝御史魏冕俱諡毅直知府姚善知縣顏伯瑞俱諡  
忠惠大理寺丞鄒瑾兵部侍郎譚翌俱諡忠愍都御  
史陳性善諡忠節燕府長史葛誠諡果愍刑部侍郎  
胡子昭諡介愍谷府長史劉環諡剛節御史林英諡  
毅節魏國公徐輝祖諡忠貞越雋侯俞通淵都指揮  
瞿能俱諡襄烈衛卒儲福諡貞義都指揮謝貴莊得  
明季南畧卷之五 五

俱諡勇愍馬宣諡貞莊朱鑑諡壯烈皆允給事中李  
清請也

甲乙史載云十二月二十八日允建文諸臣諡  
方孝孺等七十一人俞通海等十七人瞿能平  
陽伯謝貴英山伯王得分小伯馬宣全椒伯朱  
鑑舍山伯

正德朝死諫諸臣諡

補予正德朝死諫諸臣諡御史蔣欽諡忠烈兵部員  
外陸震諡忠定工部主事何遵諡忠節刑部主事劉

較諡孝毅大理評事林公補諡忠恪行人孟陽諡忠  
介李紹賢諡忠端俞廷績諡忠愍李翰臣諡忠毅詹  
軾諡忠潔劉平甫諡忠質給事中周壘諡忠愍指揮  
張英諡忠壯

甲乙載諸臣諡在九月二十日內更有詹寅  
人諡忠憲

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諡

補予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諡副都御史无光斗給事  
中周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諡忠毅黃  
明季南畧卷之五  
尊素諡忠端工部主事萬燝諡忠貞副使顧大章諡  
忠愍蘇松巡撫周起元諡忠襄

甲乙史載諸臣諡在九月二十日內更有繆昌  
期一人俱從部請也

先後補諡

先後補予右都御史沈子木諡恭琦工部尚書沈微  
炳諡褒敏副都御史張瑋諡清惠禮部尚書董其昌  
諡文敏大學士何如寵諡文端孫承宗諡文忠太常  
少卿鹿善繼諡忠節大學士孔貞運諡文忠蘄道總

督吳阿衡諡忠毅。簡討胡守恆。諡文節。貞運以國變痛哭不食死。守恆阿衡皆死難者。又予修撰沈懋學諡文節。諭泣焦竑。諡文端。祭酒陳仁錫。諡文莊。禮部侍郎張邦紀。諡文懿。仁錫初以忤璫削奪。尋得賜環。典較掄才。橫經造士。生平究心錢穀。邊屯河漕。律厯等書。著述幾千卷。皆千秋金鏡。子濟生。官太僕主簿。命主祭。故兵部尙書于謙爲臨安伯。謙奠安宗社。有大功。爲奸邪搆禍。吏禮部以恤不酬。寃爲之請。卹復左都御史陳於庭。原官贈少保。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三

甲乙史載云。何如寵。諡在九月十一日。張璋。董其昌。諡在九月十三日。沈子木。沈做。炳。諡在九月十六日。陳仁錫。張邦紀。諡在十月初八日。沈懋學。焦竑。諡在十一月初三日。吳阿衡。諡在十一月十二日。胡守恆。諡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守恆崇禎戊辰進士。爲湖州推官。入翰林。與無錫紳胡之竑通譜。癸未流寇破城。闔門被難。

七月初二日。子故總督盧象昇。諡忠烈。二十五日。子故巡按湖廣劉熙祚。諡忠毅。遺聞云。乙酉春。子吏部

侍郎顧起元諡文莊都督劉源清諡武節

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尙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體仁諡而諡文震孟也命錫疇致仕去震孟體仁確議

補甲申九月二十一日賜降賊被殺內臣李鳳

翔諡恭壯諡法之濫如此

吳适參駁

十二月十三日丁卯戶科吳适糾亂政監司一爲陳之伸以充東少參聞警潛逃革職逮問捏稱部覆滕

明季南略

卷之五

三

補僉憲一爲夏萬亨中書被察題補勸農知縣加副使銜棄地南奔遂營齋詔之役稱副使又借題迎護陞江西布政以邑令牛載而登兵牧一爲郭正中以舉人罪加責戍矇選知州避兵不赴借名修厓入京奉旨驅逐今又借危疆躡得僉憲內此而捐則從賊拔用之黃國琦應得畫錦矣

編章云吳适抄參忭城伯趙之龍薦用人才疏謂陳爾翼頌逆有據且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可復用之龍再疏爭之适特疏言祖制惟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

勲爵而參駁正之。司勳臣黨邪求勝將部科俱可不設。不幾背明旨而褻祖制乎。是時張捷秉銓部務皆既大鉞一手握定而選郎以貪黷濟之。吏道靡雜惟适辦事垣中抄駁侃侃不憚權貴。若安遠侯柳祚昌薦授程士達督理京營。适抄參士達非科貢。正途勳臣乃提督大漢。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樞戎職。掌以奪銓部權勢。懷慶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撫方震瑞貪狀。适駁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侯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五

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迹著聞。必懼題叅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适駁參張星以縣令擢進降處。又掛察典。不惟望斷清華之夢。亦已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甚。若不一爲點破。則闔門大典不幾爲燃灰之地。向躍之門耶。保定侯勳銜梁世烈請襲祖爵。适叅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咸侵虎狼。華貫重臣悉羅鋒刃。而其間脫身圖存。埋名涸谷者固亦不乏。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

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勲以授乎抑姑仍之目而封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勲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家從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耻爾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令光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中曰五日內無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非諸臣問家之日也。遂安伯勲衛陳濟請襲迨叅自都邑變遷河山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覈該勲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祇同土塊之乞亦與萊傭都督一醉告身爲可以棄時拾芥而攘取乎況遂安勲衛今或逖迹閭閻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錄使後來鞍馬遺裔執途人而可稱攀弄孤忠裂本支而他續也。中書舍人張鍾離請給部銜迨叅職方何官監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而藉口瞽畫輒請高銜躁進尤甚他若革職司務朱濟之計處吏部聶慎行副使曾應瑞等纖蹄營陞或疏劾或抄叅不少假借無奈人心日競啓事日雜雖經封駁銓部竟置高閣旋駁旋用使職

掌掃地而宵小盈廷矣。

吳适字幼洪。號靜齋。蘇之長洲人。崇禎丙子舉。入丁丑進上。祖諱之佳。庚辰進上。以抗言國木爲民贖。太僕少卿。然則吳黃門殆忠諫世傳乎。語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信然。

公與舅氏有年誼。當行取時。來謁南昌。時先君子在署中。見其年甚少。美丰儀。朱唇。其言朗朗。若金石聲。每語不肖極賞之。今讀其諸叅益嘆。先君子之藻鑑也。復憶昔侍內父。杭濟之先生。

明季南畧卷之五

三

先生最喜其專稿。是公之文章政事人物家風。俱有大撈于人者。

熊汝霖奏獻闖二賊

吏科熊汝霖言。獻賊已至重慶。闖賊直至成都。破渝不守。意在順流東下。北使諸臣所恃以爲緩兵之要著也。左懋第請兵請餉。望眼尙懸。王燮勅申未頒。馬價未給爲額。此何時而尙容姑待乎。皇上旣以阮大鍼爲知兵。卽當置之有用之地。若但優游司馬。樞輔已饒爲之。何須忝此。

起劉同升等

補遺云以昇應昌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經爲倉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寺卿成夏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府詹事劉同升翰林院侍講趙上春翰林院編修寅亮安之清望素著勇以諫言護罪直聲振天下同升上春忠孝世傳皆以劾楊嗣昌奪情與黃道周昌言去國者也陞賀世壽戶部督倉尙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督餉侍郎志道佐憲以監視內臣越俎叅官廷諍革職紹芳居官清慎因溫體仁欲傾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五

文震孟許譽卿文致造成至是雪之

考選科道

考選游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宸基沈應旦吳春枝吳鑄吳迺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

補遺

高宏圖乞歸

十月初六日庚申大學士高宏圖四疏乞歸允之先是章正宸爭中旨陞張有興朱統銓糾姜日廣及爭

起用阮大鍼諸票擬俱不稱旨發改票再擬再改宏圖力爭不聽。至是具疏請乞。遂予請告去。初宏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織屑無存。惟一幼子自隨欲僑居常熟。不果寄棲吳門僧寺。幼子耐讀村館。已遷之會稽。

### 闖差

十一月初三日丁亥御史王化澄按廣東。胡時忠視南京屯田臺規鍊板序差時。有廣闖江屯四差。時忠首應差化澄名次第六。尙未應差。巧拜土英爲門生。明季南畧卷之五

三

忠謀總憲李沾掌道張孫振疏劾闖差上下其手。時有舊河南道喬可聘夢與時忠空院奕碁云。塞翁失馬。未必非福。後得因差歸里。養親莫非數也。

時忠子舅氏也。初名時亨。恥與光逆同名。遂疏改今名。爲御史時。屢言時政。得失京師。號曰衝鋒。時泰靖兩邑突張沙爭殺不已。出巡立牌分界。乃定。民歌思之。不僅遺愛江右也。後當按闖。不果。隱居養母。康熙庚戌春卒。

許都餘黨復亂

甲申八月十九日浙撫左光先報土賊勾連遣兵義  
鳥東陽許都餘黨復亂二十日批浙撫黃鳴俊奏左  
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著鳴俊卽相繼  
勦撫二十三日諭兵科許都初降終殺激變遺殃事  
情著在朝浙臣直奏二十六日兵科陳子龍言東陽  
再亂全因縣官誅求激變九月初三日吏部奏姚孫  
榘貪酷激變東陽命逮訊之二十五日上論姚孫榘  
貪橫激變許都尙敢搜賣賊產日事誅求激成大禍  
罪不容誅左光先力庇貪令毒流東越著革職拿問

明季自畧

卷之五

美

編年云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巡按任天成以許都  
餘黨復叛處分未定也先是許都變起東陽兩浙洵  
洵前任巡按左光先授計紹興推官陳子龍誘擒斬  
之光先爲光斗弟故與阮大鍼有仇隙又首劾大鍼  
馬士英故借誘降激變并議光先之罪而陷之朝右  
無敢直言者蘇松巡撫郝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發  
東陽義鳥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問變遄還  
一切調兵措餉皆其拮据不一月而元兇授首兩淮  
復安乃今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于破城據邑其

罪豈不當死。當日丘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遺患。後來國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大鉞等并切齒彪佳。而御史張孫振論劾彪佳貪好。且所定策有異議。詞連吳桂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因罷去。史載孫振追劾彪佳。在十月三日。而彪佳之罷則十一月十三日也。

甚矣史之難信也。由前說觀之。則光先隱孫築激變之罪。不為無過。由後說觀之。則光先授計。

明季南畧

卷之五

五

子龍誘擒之事。不為無功夫。以吳越聯壤。復躬當其時。猶言人人殊如此。况今古異時。四方異地。而欲憑臆以斷誌之。其為誣可勝道乎。

馬士英請納銀

八月十八日癸卯。馬士英請免各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竟送學院收考。時溧陽知縣李思謨不令童生納銀待降。五級。

李降酉

正月二十一日事

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三百兩。增六百

兩。附七百兩。至明年正月十一日。制廩生加納通判。

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二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興也。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應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至乙酉二月，輸納富人授翰林。待詔等官，故更云翰林滿街走也。

是時土英賣官鬻傳，鄉邑哄傳。子在書齋，今日聞某拔貨赴京做官矣。明日又聞某鬻產買官矣。一時賣茶見莫不腰纏走白下，或云把總衙矣。或遊擊衙矣。將赴某地矣。嗚呼！此何時也。而小人猶爾夢夢欲不亡得乎。

### 五陵注畧

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禁書坊不許行五陵注畧。楊士聰曰：五陵注畧者，許生重熙之所撰也。待論頗異。如葉福清之謚思似謬，方德清之謚正似觀朝論。題之至。青劍伯溫珠淚江勳舊囊封出鄉人人推戴。前入已有言之。孔昭一見大怒。適溫相息倪元孫恐其

入閣孔昭遂以倪鋼妻事與許並股作疏意重在許  
欲開大獄上不允親票旨放歸許之書遂播行

### 新殿推恩

乙酉正月十九日。殿宇鼎新。推恩輔臣。馬士英。王鐸。  
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劉士禎。科道  
李維樹。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燦。秦祖襄。各賜金  
幣。內官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張執中。田成。  
王肇基。高起潛。孫象賢。車天祥。喬尚。谷國珍。何志孔。  
趙興邦。李燦。蘇養性。孫珍。諸進朝銀幣。外各磨子錦  
明季南畧 卷之五

聖

衣指揮李國輔錦衣千戶

三月二十二日乙巳。殿工落成。加恩史可法。馬二英。  
王鐸。高宏圖。姜曰廣。管紹甯。朱之臣。高倬。劉士楨。何  
應瑞。陳盟。曹勳。葛寅亮。各加官。惟顧錫疇不許敘。二  
十三日敘內臣殿上功。加韓贊。周盧九德等三十五  
人賞咨有差。

### 朝政濁亂昏淫

時上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伶官演戲。爲樂。修  
興甯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

乏佃練湖放洋船瓜儀掣監蘆州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勵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括殆盡蓋馬土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濁亂國是內則韓廬張田外則張李楊阮一唱羣和兼有東平與平遙制內悵忻城撫甯侵撓吏事邊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棄時射利識者已知不堪旦夕矣

韓贊周慮九德張執中田成張提李沾楊維垣

阮大鍼劉澤清高傑趙之龍朱國弼

之一月二十九日上不豫幾殆輔臣入候羣閭竊竊  
明季南畧 卷之五 聖

有所指畫良久乃退時上崇飲好內權在君閣田成爲最大臣皆因之固寵政以賄成時語自金刀莫試  
劄長弓早上絃求田方得祿買馬卽

時有自京中來云閩人張執中年僅十九上最

嬖之甚恣諸臣欲見不得卽偶見亦甚驕倨惟

馬士英登門乃見或畱一清茶士英已覺榮甚

除夕上在興甯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懼上

曰黎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

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贊周泣對有淚黠獯徵之風去光此相醜似東  
昏后主一輩。

甲乙史載此爲二十四戌寅事。予按令節似除  
夕爲眞，故從之。

正月十二日丙申傳旨天財庫召內監五十三人進  
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乃舊阮雛妓。馬  
阮遷進者擡出北安門付搗兒堊之。嗣後屢有此事，  
由是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擡出，而馬阮搗兒六  
院亦無遺矣。二十四日甲辰復召內監進宮演戲。

明季南畧

卷之五

四十三

故事宮中有大變門。夜半鳴鐘，一夕大內鐘鳴，  
外廷門之大駭，謂有非常。須臾內監啓門而出，  
素鬼而頭子數十欲演戲耳。可笑如此。安得不  
亡時表弟胡鴻儀在屯田署中，親所聞見者。  
蘇州有醫者鄭三山，日以春方進上，多鄙褻上  
寵之。

明季南畧卷之六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先帝諡號

六月初六日壬戌。諡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皇后曰孝節。皇后大事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御定先帝后號。思宗。先是閣臣高宏圖奉旨博擬。已經點用。及考據典則。備極徽隆。不必再改。下部久矣。著卽頒詔行。至七月初七日。遣各官頒行。追尊諡號。詔于天下。而甲乙史云。六月二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奏。拜先帝明季南畧卷之六。不當廟號。曰思思。字非美。蓋之龍。賈不識。一丁李沾。嗾使排高宏圖也。復改。毅宗。左良王云。思宗改諡。明示先帝不足思。爲馬士英第一罪。永歷諡爲威宗。

大清朝諡爲懷宗

追尊帝后

六月初六日。尊福恭王爲恭皇帝。正妃曰孝誠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皇太后。神廟貴妃鄭氏曰孝甯太皇太后。上元妃曰孝哲皇后。

六月十九日。己亥。追復。欽又太子興宗。孝康皇帝。追

崇建文爲惠宗讓皇帝景皇帝號代宗

封常應俊

六月二十三日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爌爲中書舍人子王鐸弟鏞子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蓋應俊本草工。值宏光出亡應俊負之行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鏞爌無黨俱扈。循有功者也。

甲乙史云六月初四日庚申以常自俊爲左都督。編年遺聞及大事記諸書俱載。應俊則誌自

明季南畧卷之六

二

俊或誤

太后至自河南

七月初六日辛卯寅刻閩臣高宏圖姜曰廣奉旨出郭迎聖母皇太后。先是馬士英奏曰。雒陽變後聖母寓河南郭家寨。有常守義者知之甚確。工臣程註亦向臣言之當急圖迎養。但事須機密。若與大兵往迎恐有阻滯。鎮臣高傑言有參將王之綱者曾在河南招撫李際遇。得其歡心。又有兵部王真卿奉命聯絡河南各山寨。頗有頭緒。宜密諭督臣史可法遣王之

湖王真卿等與親近內員同往李際遇處密諭其具舟於河撥兵護送沿途而東。地方文武具儀備迎于徐州。庶爲安便。從之。至是上命二輔出迎。八月十三日戊辰。太后至自河南。從儀鳳門入。辰刻上迎于午門。十四日諭戶兵工三部。太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十六日御用監諸進朝請給工科錢糧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器物。并宮殿陳設金玉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苦結金無循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十七明季南畧

卷之六

日高倬言臣在晉辦事光祿寺開器皿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費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厨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日寇勢方張而實賜銀動以千萬計。將何支望皇上一熟籌也。十九日諭工部行宮湫隘亟脩西宮之園刻期告成。以居皇太后。二十九日聖母南歸。加恩士英可法少傅少保。二十三日。獎鄒存義力勸聖母有勞。封大興伯。九月初九日諭迎聖母有勞。劉孔昭等六員。廕子錦衣千戶。十月朔一日。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授世指揮。

太子一案

乙酉三月甲申朔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止興善寺蓋東宮舊豎李繼周密奉御禮迎之至也先是吳三桂擁太子離永平檄中外臣民將奉入京卽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起潛奔西山太子自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聞定王之沉懼弗敢留前至揚州起潛訪酌中朝之旨欲加弑害其姪鳩臚序班義不可挾之渡江因棲于蘇復轉于杭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明季再畧

卷之六

四

之色於元夕觀燈浩嘆遂爲路人所竊指夢箕懼禍及已乃赴京密奏并密啟于士英於是遣內豎李繼周持御札召之繼周至杭問已詣金華卽往覓之乃跪曰奴婢叩小爺頭太子云我認得汝但遺忘姓氏繼周以告曰云奉新皇爺旨迎接小爺進京太子云迎我進京讓皇帝與我做否繼周云此事奴婢不知遂呈御札時金華諸臣聞之俱朝見饋禮越二日開舟至杭撫臣張乘貞來朝與文武百官導之而過繼周進京先白士英隨奏去光時太子止石城門外上

復使北京張王兩內登覲之日迎之入成樞居與香  
寺二豎一見太子卽抱足大慟見天寒衣薄各解衣  
以進上聞之大怒曰真假未辨何得便爾太子卽眞  
讓位與否尙須吾意這厮敢如此遂掠二豎俱死繼  
周亦賜酖死都人初聞青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  
職名帖者絡繹不絕最後督營太監盧九德至正視  
一時難辨太子呵之曰盧九德汝何不叩首盧不覺  
叩頭曰奴婢無禮太子曰汝隔幾時肥胖至此可見  
在南京受用盧復叩頭曰小爺保重嚴躡辭出與家  
明季南畧卷之六

五

曰我未嘗伏侍東宮如何云此看來有些相像卽認  
不真隨戒營兵曰吾等好好守視眞太子自應護衛  
卽候者亦非小小神棍須防遠去尋傷旨諭文武官  
不許私語自此衆不得見中夜移太子于大內三月  
初三日丙戌阮大鍼自江北馳密書于士英士英密  
奏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獄遂捕而  
成穆虎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時已大醉獄  
中有大圈椅坐其上卽睡去黎明太子甫醒見副兵  
馬侍側問何人以官對太子曰汝去我睡未足良久

問兵馬曰汝何以不去兵馬曰應在此伺候又問此何地曰公所又問紛紛者何曰行路人問何故皆藍纜兵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矣兵馬以錢一串置几上曰恐爺要用太子命徹去兵馬曰恐要買物太子頷之今擦之壁間曰你自去乃出頭之校尉四人至前叩頭曰校尉伏侍爺的太子指壁間錢曰持去買香燭水餘錢可四人分之香燭至太子卽燃火間南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號泣數聲拭淚就坐飲泣不已滿獄爲之淒然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六

楊瑞甫無錫人時爲校尉監視太子于獄中太子語之曰昔賊破北京子趨出欲南走時賊恐上南行俱嚴兵堵截無些子隙處東北二面亦然獨正西一路爲賊巢窟賊之來處兵衆稍疎子遂西走終日不得食晚宿野舍開浴堂家及明復走自此七日不食轉而南道止于高夢箕

家

邑人  
口述

初五日戊子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多官會審先是楊維垣颺言于衆曰駙馬王得姪孫王之

明之貌甚類太子英。卽襲其言入奏。初六日巳丑會審太子于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之曰。太子若眞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說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羣臣先後至識所。太子東向踞坐。人尙不敢以囚禮待之一官竄禁城圍于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甯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前問曰。公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必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周國舅門者卽我也。劉正宗前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答。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何書曰。詩句。問寫幾行曰。寫十行。問講讀先後曰。忘之矣。正宗更多其詞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爲僞卽僞可耳。我原不想與皇伯奪做皇帝。諸臣無如何。仍以肩輿送入獄中。正宗遂奏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做書悉悞。時諸內侍皆謂非妄。特叔于上威莫敢相剖。主以柄臣和以講幄。如出一口。中外悲之。兵利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實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

而不答問以嘉定伯姓名不答其僞無疑然稚年何能辦此必有大奸人挾爲奇貨務在根究宜勅法司嚴訊

遣聞云昔先帝攜太子在中左門鞫吳昌時故戴英問曰先帝親鞫吳昌時于廷東宮立何地對曰詐吳昌時英乃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實告當救汝卽跪請救命授以紙筆俱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昇之姪孫家破南奔遇高陽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面奏狀宏光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八

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眞卽東宮矣至初八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冰鞫之夢箕穆虎具服如之明言下之明刑部獄而京師士民謬以太子爲非僞也此與他書所載大異據此則太子的係假冒矣自供旣明卽當如大慈棄市何須屢次再審獄久不決也此非信史可知

初七日庚寅有內官以密疏勸上曰東宮足跡異于常刑每辭則雙莫之能誣上令盧九德持至馬士禁

寓商之士英答疏云。臣病在寓皇上以暨臣密疏示  
臣臣細閱之。其言雖是而疑處甚多。既爲東宮。幸脫  
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  
凝重。此人機變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在周奎家。而  
云已死。可疑三也。左懋第在北。北亦有假太子事。  
第密書貽蔡奕琛。今奕琛抄騰進覽。是太子不死。  
賊卽死於清矣。原曰。講官方拱乾在刑部獄。密論來  
廷辨之。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乘之如  
眞東宮。則所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于外。以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九

啟奸人之心。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  
承。假冒穆虎云。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  
我等何得畏死背義。法司氣奔。夢箕復上書自明。并  
逮治之初八日辛卯。復會審太子於午門。時拱乾在  
刑部獄。是晨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名帖召之。  
至捷曰。先生恭喜。此番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  
全在先生一言耳。拱乾唯唯。既謁門百官集。定各役  
喝太子跪。太子仍前而西。踣屨衆擁拱乾前。王鐸指  
示太子曰。此何人。太子一見卽云。方先生在。拱乾懼

卽退入人後不敢復前亦不敢言眞僞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曾自己說太子你等不認罷了何必改易姓名又曰李繼處持皇伯諭帖來召我非我自來者又曰你等不曾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衆官竊竊有愾者莫之敢決最後王鐸前曰干假萬假總是一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審此送還獄應天府官察某自朝審出人問云何蔡云卽非眞太子亦是久熟朝內事者旁一官云汝此言明日卽當棄官矣自後朝臣不復有敢明季南畧

卷之六

十

稱太子者京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先擒王一云審時太子云我南來從不曾說自己東宮你不認罷了何必改易姓名刑部尙書高倬給事戴英齊聲皆云旣認王之明何須再問亦不必動刑回奏便了

穆虎眞議士馬王輩不如僕隸遠矣

看太子語原未嘗自認王之明乃高戴齊聲做作上去衆耳目所在而有掩盜鼠狗之說小人眞可笑也至王鐸身爲大臣敢云承任眞卽

夫妄人也哉

初九日壬辰申允李景灑奏云。太子的係假冒閣臣  
王鐸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名。都察院粘示通衢。王  
之明假冒太子。十四日丁酉。諭刑部穆虎若非好人。  
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聞  
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  
有徒。著法司窮究。蓋士英意在姜廣輩。故嚴旨充問。  
黃得功。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  
人。辨明何人。定爲好偽。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  
明季南峯

卷之六

十一

不明。不白。付之刑獄。混然雷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  
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誰敢  
出頭取禍乎。有旨。王之明假冒。係親口供吐。有何逢  
迎。不必懸揣過慮。十五日戊戌。復會審太子于朝。左  
都李沾先令校尉私戒太子。必須直言某及審時。沾  
呼王之明不應。謁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  
沾喝上撥。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于內。士英傳催  
放撥。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囑我。校尉自  
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者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

我高倬見其言急切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邸  
致中捧詩太慟上聞卽令擒下發鎮撫司嚴訊有題  
詩于皇城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  
上扶蘇原未死獄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  
忠義何曾到鼎白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而棘圍  
哀馮可宗卽訊高夢箕夢箕列自北來來歷甚詳假  
冒欺隱死至不承爰書故久未定御史陳以瑞奏愚  
民觀聽易惑故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  
血亂有旨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以招民謗  
明季南畧卷之六 七

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李沾喝搜與禽獸何異夢箕至死不認烈丈夫  
也陳以瑞一疏可云婉而直

三月二十三日丙午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  
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母貽天下後世口實  
有旨童氏奴婢冒認結髮據供係某陵王宮人尙未  
悉真僞王之明係駙馬王昂之姪孫避難南來與夢  
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  
究朕與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

苟豈有利天下之心。善其血。亂舉朝文武。詔非先帝舊臣。誰不如。虧背。昧心至此。法司官。卽將兩案刊布。以息羣疑。二十八日辛亥。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之存。與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輾誅求。遂使皇上忘崖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眞當不失王封。但王之甥。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狼狽。奸黨其英。王佳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略節。宣諭。諺。潘四月初一日癸丑。工部侍郎何楷奏。鎮臣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鎮臣之意。令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初二日甲寅。湖廣巡撫何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既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島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

確認而泛云自供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宜則臣下愈惑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卽將口詞章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十三日乙丑御史張兆熊奏僞太子一案謗議遍處沸騰上命卽將口詞章疏速夜速刻卽付詔使逐郡宣布十六日戊辰袁繼成奏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旨王之明的係假冒如果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卽稱兵犯闕繼成身爲大臣兼擁兵衆如何明李南畧

卷之六

十四

說不能堵止又編年云江督袁繼成疏言太子居移氣養非必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且高陽木開屢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迹召來誰自從何而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亨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穆虎谷口輸情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繼成身爲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臆揣十七日巳巳史可法恭請召見面言東宮處分以息羣譟有旨

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符奏凱後。見可法。莫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所言。則面君不知何日矣。  
不要史公回京。其事便有可疑。

### 北太子一案

先帝共三子。太子年十六。定永二王皆十三歲。闖入京時。大索。惟永王不知所在。自成東出。人見太子馬。銜尾隨後。不見定王。或曰。已先日隨闖出京。過通州。馬士失一履。有人拾而進。王伸足與著。因問軍乎民乎。人以民對。王曰。軍則食我家飯者。民方受征稅之。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苦有何好事。到汝其人泣。王亦泣。謝之。自成戰敗。西還。不見太子。隨後人傳太子歸吳三桂軍中矣。十月有男子自詣周中書家求見。公主相抱持大哭。滯留不去。周僕逐之。遂爲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勸之。言宮中事頗合。以訊內官。莫敢認者。一說設嘉定。伯周奎家。有一楊姓內監在旁。太子曰。此楊某。曾侍我。楊卽詐曰。奴婢姓張。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舊侍衛錦衣卒十人。訊之。咸曰。是永王。有晉王者。山西從闖來。因雷京師。獨言其僞。於是言真者皆下獄。刑曹郎錢鳳質詳訊。遂

以真皇子報命晉王抵覽覽勃然語侵晉王復廷訊之內閣謝陞執以爲僞太子曰某事先生憶之否陞默然一揖退鳳覽面叱陞不臣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嘗謝陞禽獸無道具疏人亦下獄乙酉正月初十日攝政王謂廷臣曰太子真僞無傷但晉王明朝宗室謝陞明朝大臣鳳覽呵晉王百姓罵謝陞皆亂民也命繫獄者盡殺謝陞早朝見鳳覽與拱手頸忽漸垂時時自語曰錢先生饒我腫潰卽死四月初六日鳳陽民張三聚衆誓救皇子以楊生員爲謀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六

主生員孫三應之俱擒殺初十日太子遂死。

錢鳳覽字子端號蘭臺會稽人相國麟武公之孫以祖蔭入中書烈皇帝授刑部主事宏光時以東宮事北京廷臣俱斥爲假鳳覽獨疏爭之其略曰太子危地死生之權一在朝廷據其供詞保者驗者確有憑証在部五日悲懼言動絕無裝飾今責其身大音宏爲非真耶人幼而渺小至十六而頓長且大比比也責以不能書寫爲非真耶東宮素無能書之名若責以不能盡悉宮中事耶播遷流竄魂魄未安人于宮

貴時多不經意。試問各官朝賀跪拜。惟聽鴻臚傳呼而已。能于倉猝中悉其禮數否。太子在宮中。未寒而衣。未飢而食。隨侍者衆。安能盡呼姓名。試問各官書更皂役等幾何人。能一一悉其姓名面貌否。當時二王在劉宗敏家。人心止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今詰問時。不能明對者。貴處東宮。何堪挫辱。自不可以民犯同讎也。總之。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內員不認。則外員亦箝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滅。敢以死爭之。疏上下獄。洪吏調之曰。苟易汝言。則生鳳覽。毅然曰。我身明季南畧。卷之六

七

早辦一死耳。言不可易。竟坐誅。死事聞于南。贈以太僕寺卿。諡忠毅。

### 三皇子一案

天清順治八年冬月。有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捉至馬提督府審問。皇子自書供云。雲菴係崇禎第三子名慈煥。年二十歲。兄慈煊。卽東宮同爲周后所生。弟名慈燦。田妃生煥。居景仁宮。乳母鄧蔣八歲。就外傳講。請官侍張。賊犯都時。先帝託子于張近侍。及指揮黃貴。送周皇親家。不納。潛竊反間。爲賊搜出。隨營到山。

海關闖敗擄至潼關隨營至荊襄遇左良玉戰賊敗散卽隨左營改姓黃稱爲黃貴叔左兵爲黃得功所敗黃裴擄左兵船殺貴張近侍以寗告裴秘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裴攜走太湖遇江西樂安王翥托之王攜往孝豐遇瑞昌王樂安往閩以子托瑞昌轉藏九月詣於潛鄉官余文淵家假稱宋座師公子有湖廣人陳砥流時相親密砥流改名李王臺算命浪迹得太平府鄉友夏名卿重義卽與名卿同至於潛來接子在陳監生家監生與文淵說知而別子改姓孫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六

名卿以女字之四年十二月余文淵與知縣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獲五年五月朔予削髮爲僧號雲菴或稱一鑑或稱起雲砥流亦無定名隨口應人浪迹江北各菴砥流訪知寧國府秀才沐辰伯好義六年七月同予往訪遇于船中一老秀才呂飛六善詩文辰伯卽託飛六寓家讀書八年閏二月辭別沈呂二人與砥流復到夏家三月完姻因夏貧苦自租鄉村空屋一間居住度日維艱四月與砥流議往蕪湖借銀二十兩買細茶回徽商汪禮仙住蘇州賣

禮仙與常州楊秀甫吳中虎邱相識茶賣畢同到常州秀甫言鄒介之是好人。到其家住幾日介之又言路邁是好人。即往謁路邁。臨行時送吳中詩扇一具。銀五錢。在路邁家住幾日。將回夏家。不意吳中私作假劄。賈利不遂。因出首於撫院。撫院差官先往甯國。沈呂二家跟尋。至蕪湖。即獲砥流。予挺身出隨。撫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甯趙同知。當塗某知縣。帶到太平。隨到江甯也。

太子雜誌

明季南畧卷之六

五

甲申六月十八日。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係浙江錢塘人。五月初二日。出北京傳言。皇太子率千亂軍。其定王永王。俱于賊走之日。遇害于王府二條巷。吳總兵宅內。

七月十七日大事記

太子變塘報

八月二十九日。召北來大監高起潛。陛見。起潛實奉太子浮海至南朝論譚之。

九月丙戌朔。朱國弼趙之龍上太子及定永二王諡。時太子南來欲斷之也。

二十五日庚戌初亥如公主受上刃不死帶傷出宮  
依老中書周元振家永王久潛民間至是自出求見  
如主抱持大慟元振懼奏聞

大清朝使內院謝暉驗視執言其僞下之獄

十月二十七日辛巳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北來復任  
謝恩

十一月乙酉朔太子潛居興教寺高起潛私聞于馬  
士英遣人殺之及至而太子已先一日渡江南遁矣  
十二月二十四日戊寅管紹甯言東宮確然遇害命  
明季南畧卷之六

三

子明年二月爲東宮制服至乙酉二月十一日甲子  
紹甯請諡皇太子曰獻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時定  
王已沈于海皇太子方遁紹興上密令內使召之管  
紹甯先定諡以絕之也

東村老人曰國變後皇子凡三見北京則自謂

周中書家南京則內使召來太平則有人出首

者人皆以爲僞愚謂不然在北京一以爲永王

一以爲太子若是太子則南京信僞矣馬士英

已言之然據士英疏云既爲東宮幸晚虎口不

卽到官卻走紹興。詎其言駁之既非東宮彼自走紹興。于朝廷何關利害。而道人追之來不可解也。初到時安置僧寺。首官遞帖。旋諭禁止。多兵雜沓於街。似護似防。遂取入官。越日付之獄。何多周旋也。多官會審不決。王鐸一人定假。李沾始喝用刑。確然僞矣。又不加之縲絏。仍以肩輿付獄。一對板前導。不可解也。我不能隨人雷同。且存當日之實案耳。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又曰三皇子定王也。有可疑者。既依良玉。當左兵東下。必喜得王。何故隱名。迨黃蜚一帆到海。尋依李監奉義陽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

童妃一案

乙酉三月十三日丙申。有童氏自稱舊妃。自越其傑所解。至上命付錦衣衛監候。初上爲郡王娶如黃氏早逝。旣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遭變。又亡嗣王之歲。初封童氏爲妃。付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又棄藩南奔。太妃與如各依人自活。太妃至南

陳潛夫奏如故在上弗召至是自詣其僕所其僕不敢隱解至南上弗善也繫之獄如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上達上棄去弗視至四月初六日諭襄衛伯常應俊朕藩邸事宜卿所詳童氏生育皇嗣絕無影響馮可宗耐審童氏著太監屈尚忠會同嚴審初七日己未以童氏獄詞所連子史可法營中逮庶吉士吳爾璠及中軍孫秀

遺聞云童氏本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上于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已而賊破京師播遷流離遂

明季南畧卷之六

相失云劉良佐言童氏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歸內密諭河南巡撫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上命屈尚忠嚴刑酷拷童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野史云馬士英語阮大鋮曰童氏係舊妣上不肯認如何大鋮曰吾輩只觀上意上既不認應置之死張魏曰太重大鋮曰真則真假則假惻隱之心豈今日作用乎士英曰真假未辨從容再處

重氏係河南人知書與馮可宗云吾在尉氏縣遇上

卽至店中叩首上手扶起。攜置懷中。且云我伴無人。李妃不知所在。汝貌好。在此事我從之。居四十日。聞流寇復近。上挈我南走。至許州。遇太妃。悲喜交集。州官聞之。給公館及廩。饑居八月。養一子。彌月卽死。時已有內相隨侍矣。及李賊破京。地方難容。上又走。中途遇上賊折散。童氏述至此。呼天大哭。又云時同太妃流散。甚苦。後聞上爲帝大喜。誰知他負心。止接太妃進宮。不來接我。至此又不肯認。天乎。這短命人。少不得死我眼前。汝爲錦衣官。求汝代言。物字與他視。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如何答我。可宗見所陳本末甚詳。入奏上見童不書面赤。擲地曰。吾不認得。妖婦速速嚴訊。可宗不敢再奏。次日呼毛本于。傳諭童氏云。童氏大哭。且呪且詈。飲食不進。遂染重疾。可宗密奏。竟不批發。時郊人詹自植門入武英門坐御幄。妄語又有瘋癲。自應元闖入御殿。肆罵俱奉旨杖死。牢子等懼。遂不飲食。童氏餓死獄中。

遺聞載生子六歲。土英疏迎。致皇子而編年甲乙史童妃口詞。則云生而不育。彌月卽死。似爲

近之嗚呼宏光薄行甚矣

甲乙史四月初一日詹有恒混入宮門穢言辱罵著打一百則是有恒非自植也二字或相似而誤

附錄童妃續記崇禎十四年張獻忠破福藩王遇害世子隻身逃出潛內城脚之廁室有府皂劉正學者負一危病之母意擬跳城世子挽之劉願世子雖青年體實肥重躍出安能逃命世子曰爾可老頑賊見之必不害爾能救我出城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十四

後自還爾富貴吾乃福王嫡子也劉爲壽之子  
憐近染坊中見有舊黃絹傘併衣服等室皆無  
又取爲世子包襖頭面與上身。外以傘裏之。又  
用繩繫縛擇城斜圻處滾下。劉再安置其母復  
躍出解之。幸不傷寸膚。乃與問道趨野外。約行  
五十餘里。世子因不能前。劉解所衣紗裙一襲。  
易舊破袴。兩人舁之。又前往二十里。借宿荒村。  
流賊之氣遠矣。劉誠多露王府字。但云是教書  
先生。劉歸覓母。果無恙。移母居于鄉。再求訪世

子衆皆謂東渡東河始安相與步行二百里渡河至曹州界之新店見有酒標居其店之空室店無男主孀嫗當爐有一弱子與長女童氏家頗裕劉琬之使世子安其身因教其子讀小書劉復歸過冬再訪世子已遷入內室則盡其隣之蒙童而就學矣劉見其隔內外之木板有隙二三寸若內外相視然已疑及其家之長文然世子之身已得所劉遂歸再閱月李闓又破懷慶府時親王之暫棲此城者爲周瑤崇三王逃出流離復各彙集從水道由曹州南下時爲崇禎十七年二月又逢京變挽泊世子所寓近處世子又會其女之夫家有構鬪情乃趨入舟邊訴履歷于三王又有福藩舊內侍田成應進二人在內識故主遂同舟下淮安時三王俱有宮眷惟福世子葛巾在袍而已四月初一日入儀真北都三月十九之信已確留京諸公會議擁立史可法高宏圖程註張慎言姜曰廣李沾郭維經何應瑞等皆屬意于潞王馬士英時在鳳

陽不欲徇留京諸公意內賄勳臣劉孔昭外賄  
鎮臣劉澤清先陰使人導福世子借漕撫路振  
飛船在儀真載之過江卽挾諸大僚見之舟次  
士英首薦房師阮大鍼謂亟用此人方可議中  
興之事時有應天府生員何光顯亦于舟次上  
揭有正國體以正人心議隱制大鍼一黨不應  
起用也馬阮甚恨之福世子五月十六日正位  
大赦改明年爲宏光太后亦自衛輝來當年同  
世子逃出而失散者一皮匠護藏之至是封伯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六

何光顯知宏光在曹州有童姓女事密奏前迎  
卽遣儀真所來雉彩畫龍鳳差內官田成等迎  
接來京七月二十日到水西門二十一日擬進  
大內合城小民結綵供香皆謂聖后進朝而馬  
士英秉政一趨大鍼主裁以爲后之來也自何  
光顯后不而光顯內助之力巨矣亟尼之以敗  
乃事鸞輿已進朝門忽傳太后懿旨存藩原配  
已經死難並未再婚今突聞有童氏擅自入京  
必係假僞奸棍引誘著三法勘問時阮大鍼職

總憲事舉朝承風旨竟加嚴刑訊問各刑曹官  
今日上撻明日上夾童氏有隨來族兒亦潛逃  
全命菜村野店之孤女權貴以冒認二字加之  
大內又不一旨何從分辨九月初一日河南  
劉正學踉蹌而來先知護太后者已封伯謂已  
之功不在皮匠下乃一入城便知訊質童女事  
倡言其事之真謂朝官不宜如此証國已大觸  
時忌馬阮聞之深嫉其人疏入留中見朝不許  
後竟直闖朝堂攘臂乞陳宏光但云候旨童女  
亦置于獄明年五月城破童女不知隨何人而  
去劉正學亦逃出城阮大鍼爲亂兵索金銀活  
釘入棺埋之地下馬士英逃至浙江紹興府亦  
爲亂兵所殺

按此紀與各書所載不合不知何所援引姑存  
之

大悲僧假稱楚王

甲申十二月南京水西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  
司報一和尚自言當今之親王速往報使彼前迎兵

馬司申文巡城御史入奏宏光批著中軍都督蔡忠去拏忠率營兵四十家丁二人馳往見和尚坐草廳忠入問曰汝何人敢稱親王恐得罪和尚曰汝何人敢問我左右曰都督蔡翁和尚曰既是官兒亦宜行禮我亦不較且問汝來何故得毋拏我否忠曰奉聖旨請汝進去和尚即行忠投馬乘之入城有旨委戎政趙之龍錦衣掌堂馮可宗在都督府會蔡忠勘問是十二月十七事和尚供和我定王爲國變出家法名大悲今潞王賢明應爲天子欲宏光讓位又奉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出錢申二大臣言語支吾趙之龍和顏授以紙筆命彼自供奏聞宏光命刑部拘訊係是齊庶宗詐冒定王復批九卿科道俱在城隍廟會審端是詐偽合詞上奏卽斬首西市

此野史也他書載乙酉正月事

詔選淑女

八月初二日丁巳科臣陳子龍奏有中使四出搜採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閩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揀求殊非法紀又前見收選內員

慮市井無籍自宮希進昨聞果有父子同奄者先朝若瑾若賢皆壯而自宮者也又御史朱國昌言有北城士民呈稱歷選宮殯必巡司州縣定地開報今未見官示忽有棍徒哨兇擅入人家不拘長幼槩云拾去但云大者選侍宮幃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言二十二日羣奄肆擾收女陳子龍言之命禁訛傳棍徒不許借端詐騙二十六日傳皇太后遴選中宮九月初九日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十八日韓贊周請大婚禮物著光祿寺辦二十一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日論工部大婚應用珠冠等如數解進二十四日工科李維樾言日來道途鼎沸不擇配而過門皆云王田兩中貴強取民女以備宮衛有方士營楊寡婦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大不成舉動矣十月初八日韓贊周奏淑女齊集十二日贊周請選淑女子杭州十四日論管紹甯京城淑女著博訪細選又諭內官田成李國輔分路速選淑女十七日論贊周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官家隱匿者隣人連坐十一月十二日限中宮禮冠三萬金常冠一萬金下戶部措辦二月十

五日韓贊周再進淑女六名。二十三日命禮部廣選淑女。一日土英云選妃內臣田成有本。來報杭州選淑女程氏。上見一人。大不樂。已而批旨云。選婚大典。地方官漫不經心。且以醜惡充數。殊爲有罪。責成撫按道官于嘉興府加意遴選。務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併治罪。阮大鍼曰。定額三名。不可少。浙江巡撫張秉貞內官田城得旨。出示嘉興合城。大懼。晝夜嫁娶貧富良賤。妍醜老少俱錯。合城若狂行路。擠塞蘇州。聞之亦然。錯配不可勝紀。民間編爲笑歌。所選程氏。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寄養母家。每日廩給三兩。仰仁和錢塘兩縣各爲護衛。皂快五名在程門伺候。田成復至嘉興。從者百人。坐察院恣甚。凡選二十餘日。選中兩名。一王氏。一李氏。俱小姓女。共程氏淑女三人。乃還南京。四月初九日。錢謙益奏。選到淑女著于十五日。進元輝殿。京選七十人中。選阮姓一人。田成浙選五十人中。選王姓一人。周書辦自獻女二人。俱進皇城內。至五月初十日。辛卯晨。傳旨三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時以

大清兵至。是夕將出。狗也。

野史載士英語遣選妃內臣往浙俱云田壯國  
而編年甲乙諸書則載田成。

三案要典逆案重翻

先是甲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張捷抄出楊維垣  
所題言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之獨臣不肯附和  
已已東變有一非爌所召者乎只造一本不公之逆  
案阮大鍼及臣皆不附楊左而入乞皇上重復審定  
有劉廷元徐紹言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  
揚先岳駿聲雪之而恤之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陞郭  
明季南畧卷之六

三

如閻李寓庸陳以瑞曹谷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  
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宏勳徐卿伯水佳亂發  
憤此案者亦宜恤之乙酉正月二十日甲辰編脩吳  
孔嘉言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刪去  
崔呈秀附和命下所司二十一日乙巳總督袁繼咸  
言要典不必重翻有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  
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二十三日  
丁未楊維垣又請重頌三朝要典言張差瘋顛強坐  
爲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鳩者孫慎

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己，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一事重頒天下，必不容緩也。二月初四日，楊維垣請卹三案被罪諸臣。初五日，昭雪瑞案編脩吳孔嘉。十七日，予逆案徐景濂卹典。二十二日，御史袁洪勳追論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及焚要典諸臣罪，因摘吳牲鄭三俊，并言管紹甯不亟搜要典，袁繼成公然忤逆，宜急行宥治。詔勿問。十五日，予逆案徐大化卹典。二十八日，辛巳劉孔昭言逆案盡翻似，蓋左良玉言要典治明季雨畧

卷之六

三

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有旨：此朕家事，不必疑揣。三月初一日，逆案楊所脩子爲父雪罪。允之初三日，陞楊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陞阮大鍼兵部尙書賜蟒服。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鍼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殺盡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鍼曰：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之人。大獄將興，尋以上游告警，始緩。四月初五日，史部尙書張捷

奏請表章附鄭戚諸臣允之。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楊所脩、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謚。廕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予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原、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兆升、吳孔嘉、郭如闇、周昌晉、袁洪勳、徐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初七日，御史袁宏勳請究追三朝要典諸臣得罪。孝甯太后先莊妃者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詆光祿少卿許譽卿。譽卿疏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倫序起見。耳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何若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史載譽卿疏在甲申八月十七日。而遺聞則列

于乙酉年。

重提三案欲傷宮幃骨肉之倫。構清流危亡之禍。此乾坤何等時。而謀殺正人。若非告警。禍正

有不可測者。

先是楊維垣言要典爲黨人所燬。夫小人自爲黨。而反自君子爲黨。此從來一網打盡之計。當時被其禍者三十餘年。而國亦與之終始矣。

災異

十月十一日乙丑。淮督田仰奏鳳陽地震。十五日巳巳。鳳陽祖陵一日三震。有聲如吼。太監谷國珍以聞。二十九日癸未。長庚星見東方。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旗幟馬影。似闕開象。且倏明。季南畧。卷之六。

音

大倏小忽。長忽縮。十一月初五日巳丑。太監谷國珍奏鳳陽災。十一日乙未。端門西旁舍火。自秋至冬。烈日如夏。在在赤地。遺聞云。廟門告災。鳳陽祖陵疊火。乙酉元旦。爲乙酉日。天文家云。太歲值事不利。是日。日有蝕之。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至是。士英神其術。因薦授中書。尋職一品武銜。麟玉趨事。未幾。獲妖僧大悲僧。係齊庶宗。詐冒定王。下法司會審。

棄市。初八日壬辰立春流星入紫微宮。初九日大雷電兩雹。張縉彥奏。十一日乙未午刻。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村郭忽現大城堞門。畢具二時方隱。天官家云。廣莫之氣成城郭。今河南茫無人烟故也。二月二十日癸酉。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云。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三月初二日乙酉。楊維垣陞左副都御史。時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

七月十三日乙酉。太白經天。是日子往四河口。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七

候內父遇秦先生適姚生至。云甫見日旁一星甚朗。夫金星晝見。變之大者。而諸書不載。何歟。秦之神無錫華藏。人性至孝。曾于元旦夜夢西城門懸一牌。大書云。天下已屬之清時。江南猶無事。與衆言之未信。然秦素誠篤。館于舅氏子。聞而異焉。是春南京有鹽。忽作人言云。造什麼橋。脩什麼路。五月干戈亂。人人路上跑。既而不語。又是春江南督學朱國。駐江陰。歲試有奔牛。王生赴試。寓中夜觀天象。次日歸。不與試衆。

怪問之王生日昨晚旄頭星已現

天清人不日至矣。衆未之信。未幾而南京陷。江陰。瓌。璜。鄉亦多異。鳥有一鳥身如鶉。喙口中吐舌長八寸許。又一鳥花色可觀。頭有兩角。頗似鹿角。行于地上。見人輒飛。張森之見而問予。予憶古書有鷓鴣。大如鸚鵡。頭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有鷓鴣。有毛角。此非常鳥。天下將亂。鳥能得氣之先。此之謂矣。鷓音逆。鷓音屠。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初崇禎十三年。一五臺僧詣蘇州。元墓山訪道。

友語人云。天馬星下界。新天子已降生矣。不久當有易代事。時其妄之。不五載。

天清果入

乙酉元旦微雨。夜風。初二日下午雨。初三日雪。初四日雨。初六日終日雪。初九夜大雪。然吾鄉元旦陰雨。而南京則日蝕。初六日終日雪。而南京有雷聲。初九日大雪。而他處大雷震。雹陰陽災異所在不同如此。

吳造下獄

四月二十一日癸酉給事中吳迺疏叅方國安牟文  
綬疏言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復縱兵誹掠致  
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  
關及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茲塗炭益之  
以深熱其與叛逆何異陛下宜加禁戢蔡奕琛等稟  
旨切責之云左良玉稱兵犯順連破九江安慶文綬  
實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剿逆吳迺適譌言亂政巧爲逆  
臣出脫是何肺腸明日奕琛具疏特糾吳迺下獄蓋  
先是左光先按浙會梟奕琛一案迺時爲衢州司理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七

官與紹興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乃與  
阮大鍼同心排擠光先以至褫逮并及于迺實借題  
以快其夙憾而國事封疆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  
有疏糾叅迺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  
誅

東林正人之藪復社名士之林以此論罪榮于

華衮矣

遷都召對

四月二十六日戊寅上視朝畢問羣臣遷都計時禮

部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自左兵檄至。

大清兵信急洶洶上日怨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士英請召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等力陳乃止是日召黔兵一千二百人入城駐雞鳴山踐踏僧房殆遍每夜撥二百名守私宅二十八日庚辰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正色語鐸曰外間語不可傳的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馬士英發黔兵六百赴楊文馳軍是時

明季南畧

卷之六

美

大清兵渡江甚急王鐸身爲大臣而無一言死守京城以待緩兵至計乃第請講期豈欲賦詩退敵耶抑欲戎服講老子耶這都是不知死活人國家用若輩爲輔臣不亡何待然鐸意已辦歸

大清一著爲善後策故發如此淡話耳宏光云且過端午此語頗洽使鐸多少沒趨君雖庸慣亦密知

大清兵將至矣

馬士英答驛報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龍潭驛探馬至報

清兵編木

爲後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砲。京口城去四垛。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四筏疑清兵因架砲于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頽城大半。連發三砲。江筏俱粉碎矣。士英將前報二人。細打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

### 馬士英奔浙

五月十六日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一拱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卽上馬去。後隨

### 明季南畧卷之六

完

婦女多人。皆上馬粧束。家丁百餘人出城。至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平旦百姓見宮門不守。宮女亂奔。始知君相俱逃去。驚惶無措。遂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一時文武逃遁。隱竄各不相顧。洗去門上封示。男女泉湧出城。有出而復返。少頃。忻城伯趙之龍出示安民。有。此土已致。

大清國大帥之語。閉各城門。以待大兵。黔兵在城者。百姓盡搜殺之。以先受其害也。

附記士英衛卒三百人從通濟門出門者不放。欲兵之乃出私衛元寶三廳立刻搶盡有一圍屏瑪瑙及諸寶所成其價無算乃西洋貢入者百姓擊碎之各取一小塊卽值百餘金多藏厚亡信哉。

黔兵自江上隨尹帥還雞鳴山者先至一百九十人隨士英出後至六十人無歸劫行城中司城方勇巡警竟夜乃不敢肆有潛藏者有逃出城者民盡殺之無一人存城內柵門盤詰獲馬

明季南畧

卷之六

早

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趙之龍斬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雞鵝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及阮大鍼楊維垣陳盟家惟大鍼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時星散。

趙監生立太子

五月十一日午刻有趙監生率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羣毆之使認太子鐸呼曰非干我事皆馬士英所使衆答鐸鬚髮俱盡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

獄百姓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  
宮尙未櫛沐時倉卒無備取戲箱中翊善冠戴首於  
武英殿登座羣呼萬歲兩日天氣陰霾愴愴日色罕  
見是日天晴日朗衆心開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  
四拜禮大僚亦問有至者太子粘示皇城略云先皇  
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其甘苦胡天不祐慘罹奇  
禍兀有血氣裂毗痛耻泣予小子分宜殉國以君父  
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圖雪  
國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  
明季南畧

卷之六

望

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櫻桎梏予雖幽  
獄無日不痛絕也今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  
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  
入皇宮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  
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  
其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  
也左都李沾扇輿微服詣趙之龍家求庇之龍以令  
箭護送出城吏部尙書張捷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  
帶自縊左副都御史楊維垣自蹙二妾朱氏孔氏死

買三棺旁置二妾中題楊某之柩並埋中堂身挈一僕夜遁至秣陵爲怨家所擊殺數日僕復跡之屍爲犬食半十三日太子令釋王鐸仍爲大學士又召方拱乾高夢箕於獄並爲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卽逃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城中乘間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諸僚集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前日幾番云云恐有蹈呂張之禍者不然宏光帝復來將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歟使北歸其何辭以善後衆皆然之

明季南畧

卷之六

星

然而散各衙門出示安民城守並不及立新主之事太子勅封中城獄神爲王差官捧勅二人行至獄中開讀勅文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素服迎之監生徐瑜蕭某謁趙之龍勸其早奉太子卽位之龍立叱斬之差官自北軍中回之龍卽入西宮勸太子避位焉可宗陳監王心一皆棄官逃高倬張有譽初傳死後亦逃李汴旣去李喬自爲總憲

王鐸不認太子罪可斬矣而太子止其毆釋其獄仍以爲相其度必有太過人者惜乎全軀保

妻子之臣之衆也。使繹清夜自思。其知愧否。

宋蕙湘題壁

宋蕙湘金陵人。宏光宮女。年十四歲。爲兵掠去。題詩汲縣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旂飄颻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雅。北風吹面落鈔華。可憐夜月笙篁引。幾度穹廬伴暮笳。

明季南畧

卷之六

星

10478

